



流年碎影

自然村

□冯敏生

自然村,是大自然的杰作。在豫西弘农河源头的深山区,分布着许多小自然村。朴实的山里人,在自然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和睦相处,与万物共生共长,过着安恬的生活。

你若站在最高处俯瞰,每个自然村颇具特色,精巧玲珑,清秀灵动,诗中有画,静中有动,意境优美,一个个小自然村,就像散落在山水之间的一颗颗绿宝石,无不呈现出大自然天然无雕饰之美感。

“屋在林中显,河从村中流,人在林中现”是自然村的特点。你若站在村外观赏,每个自然村都被青山所拥抱,被绿水所环绕,与田园相偎依,被鸟语花香、鸡鸣犬吠所渲染着。给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自然的、野性的、清新的。

自然村贵在自然。每个自然形成的小村落,遵循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大都是依偎背北朝南,依山傍水而建,以利于村民的生活、劳作和出行等。山民们的房屋,大部分是“人”字形硬山顶传统民居。大都分为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村民建造的房屋材料,大都是就地取材。之前,村民用山土夹杂草木垒墙,或用山石砌墙铺设院落;或者用木料搭建屋木架,再用茅草树皮覆盖屋顶。村民所用的生活用具和农具,比如木桌、木凳、木型杖等,以及石桌、石凳之类器具,都取自山野。

自然村的村名,大都来自于自然,取名于自然,立足本地的地理位置。有的以河为名,如犁牛河村、麻林河村、鱼仙河村、两岔河村;有的以山为名,如美山村、透山村、黑山村、崔家山村;有的以沟为名,如蒲沟村、小川沟村、黄春沟村;有的以当地独特标志为名,如一处青崖,或者一棵古树,如羊角崖村、冯家崖村、大柳树村、橡树店村。有的还有弥漫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故事和传说。如穆桂英校场演兵的校场坪村,花木兰驻兵的花木营村,隋唐大将窦建德行军打仗的将军岭村,李自成厉兵秣马的枪马峪村等。

自然村人,家家户户,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到了夏收秋收的关键期,有的家庭劳动力少,邻居们就会自发组成几个互助小组,你帮我,我助他家。谁家今天做了一锅好饭,或者炖一锅好菜,村里人就会送东家一碗,送西家一碟。有时全村人索性将饭菜集中至其中的一户人家,或者喊叫着聚集村口的老树下,碾盘上,边共享可口的饭菜,边谈论庄稼的收成。如果遇到谁家有了婚嫁娶,或者祝寿添丁乔迁,全村人定会男女老少齐上阵。尤其是谁家娶媳嫁女,东家都要提前喂猪一头肥猪或一两头牛羊。到了良辰吉日,周边几个自然村的乡亲们聚集到一起,司仪、厨师、吹鼓手、端盘子等人,各负其责,那一桌桌来自山野的食材,经过厨师的蒸煮炸炒,顿时香气缭绕。围在宴席旁的村里人,个个笑逐颜开,又热热闹闹度过美好的一天。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芋元村的舅舅家走亲戚。芋元村是一个仅有五六户人家的自然村,村前是一条明净清澈的小河,小河旁依着山是一片青青竹林。从竹林深处流下一泓清澈的山泉水。舅舅特意用青石在上面砌成石堰,又在石堰下围成半圆形池塘,用二三米长的老橡树皮做成一个引水槽,将水引到池塘里。池塘里的水清凉甘甜,夏天,舅舅常用池塘水泡一壶鲜竹叶、金银花、薄荷等山里新茶,那清香甘甜的滋味,至今令我回味无穷。

村后面的大山上,生长着榉叶树、橡树、白皮松等树种。舅舅、三姨她们大清早将鸡、猪纷纷赶至屋后的山林里。鸡吃的是虫子和松子,猪吃的是橡树果等野果或中草药根茎。那时候,我最喜欢吃舅舅家做的松子鸡蛋炒香椿芽、铁锅炖土猪肉,那是自然村人独有的味道。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然村人的精神生活也挺丰富的,他们在晚上或农闲时,围着篝火与邻人,联手自排自演蒲扇、豫剧、眉户等地戏或者样板戏。有时几个自然村还会联合演一场电影,办一次文化小庙会。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送戏下乡”“送文艺下乡”“村BA农民篮球赛”等文体活动越来越多了,村里人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前不久,同事老秦在一次林业普查中,在陕豫交界的一个名叫老婆沟的小自然村发现一户说普通话的人家。男女老人在院边的菜园里摘菜,两个孩子在院里玩耍。老秦好奇地走进院子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来自城里,在这村临时住一个月,既能消暑避暑,又能体验宁静悠闲的自然村生活。

自然村,是大自然的恩赐。我也期待着抵达自然,和村里人一起分享安静悠然的自然村生活。

穿越千年看函谷烽火

□李亚民

暮色初合时,与几位文友踏上函关古道。此番本是应邀观看央视节目录制的,却在幕拉起前撞见了景区表演《大秦烽火》的千年烽烟。

当晚,沉寂的关隘被马蹄叩醒,大秦校场内,光瀑自天倾泻。蹙起的鼓角声中,六国旌旗搅动夜色,铁甲寒光撕裂时空。但见战马长嘶掠过沙场,鞍上骑士枪戟交击,迸出星火如瀑——那是千年非遗技艺“打铁花”幻化的冷兵器烽燧。硝烟漫卷处,齐魏联军架云梯猛攻关墙,秦军弩箭如蝗……现代声光电织就的战争史诗里,战鼓擂在耳畔,杀声震于肺腑,两千年的壮阔征伐,竟在石垛上蒸腾起灼人的热气。

道家玄思与兵家杀伐在此相生:战马蹄声惊破“紫气东来”的祥云,烽火狼烟映亮了函谷关景区墙上《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那马阵奔杀的刹那,30匹战马疾驰,叩响了函关古道“复活”的脉搏。

散场时硝烟未曾散尽,城墙新添的箭痕凹坑,让历史再次具象起来。昔日公孙衍率五国军士叩关的号角,庞煖兵临咸阳的壮志,早已化作典籍里枯涩的墨迹。而今夜,当合纵连横的史诗以沉浸式戏剧重生,当“文旅融合”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函谷关终得撕下“静态遗址”的标签,在战马嘶鸣中找到雄关的尊严。

文友们热议着信陵君佩剑的寒光,我却独念函谷关的宿命流转。老子在此悟道时,可曾预见后世此处成血肉沙场?而今天沙场成为沉浸式剧场,金戈铁马化作文明展演,恰似《道德经》“反者道之动”的鲜活注解。这座吞吐过万千征伐的关隘,终以文化为戈,在古今交融的烽烟里重振雄风。

临别回望,函谷关已隐入秦岭苍苍,但耳畔鼓角不息,眼前犹见光瀑倾泻,历史的长河正挟裹着马蹄声、诵经声、喊杀声,滔滔汇入黄河的“几”字弯——那哺育华夏文明的怀抱里,今夜又添了一脉滚烫的支流。

夏日韶山

□梁小卫

盛夏七月,持续的阴雨、闷热天气,有点像南方梅雨季节。周日清晨突然放晴,晴空如洗,极致通透似童话一般。于是决定要去韶山走走。

驱车沿韶山大道北行约15公里,就到了韶山脚下。这是一座我十分熟悉而又陌生的大山。说熟悉是因为从中学开始我就经常去韶山,说陌生是因为每一次登山感觉都不太一样。这次,我要沿着盘山公路把车开到位于半山腰的云门寺,然后再步行登顶。

开车前往云门寺可走Y022线,这条盘山公路长约7公里,起点位于G241横岭顶,向西北方向可直达韶山森林公园。公路线形设计很好,蜿蜒但不崎岖,双车道沥青路面,路边的护栏、急弯处的广角镜、标志设施一应俱全。山里的空气很清新,放下车窗,山风裹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犹如世外桃源。牛儿在路边悠闲地吃草,偶尔能听到几声鸟叫,更显“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忽然间,云雾随风缭绕,缥缈如画气十足。

有关资料显示,澧池韶山森林覆盖率69.6%,主峰海拔1492.9米,是河南省黄河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的最高峰,也是澧池县北部的分水岭,韶山之北的水流入黄河,韶山之南的水注入洹河。传说,当年舜帝从山西过黄河南巡路过澧池,发现此处风光旖旎,景色秀美,便召集韶山韶山之上演奏韶乐与民同乐,后人便将此山命名韶山。韶山因山腰经常云雾缭绕,升腾而起,如云生其处,故又名“云门山”。

为了方便游客,韶山目前建成了12公里的观光步

道,沿线设有12个观景亭,分别以澧池县的12个乡镇命名。在韶山主峰南侧的山坳中,依山建有一座云门寺,彩瓦大顶,四角挑檐,雕梁画栋,巍峨壮观。传说云门寺最鼎盛时房舍殿宇99间,为澧池佛寺之冠,有“住山不记年,看云即是仙”的美誉。

据《澧池县志》记载:“云门寺治北三十里,唐代建。释四祖优婆塞多及韶山居士栖此。”兵燹以来,倾圮殆尽。成书于宋景德年间的《传灯录》对韶山、云门及寺院禅师的记载达几十处之多。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时,已有47间房舍,民国十四年(1925年)又重修。云门寺之西有眼碧玉山泉,大旱不涸,可供百人饮用,名曰“扳倒井”。相传,韶山的峰头岩角有上百座石塔,为唐代澧池人雷公受戒云门寺闲暇所垒,经千年风雨剥蚀仍存留至今。

云门寺西北方向有一条上山的步道,浓荫蔽日,曲径通幽。拾级而上,不到20分钟便可到达“仰韶亭”,这里是观赏“韶峰叠翠”和“虎跳石”的最佳位置。站在亭内远眺,韶峰叠翠缥缈,在周围山峰簇拥下,兀自耸立,一柱擎天。漫步山顶,听松涛阵阵,感气象万千,看清幽雄奇,可惬意地在林海间畅快“洗肺”。在这里,每一口呼吸都是享受,在这里,气温仅26℃,堪称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氧吧。

古往今来,澧池韶山都是人们的游览胜地。明代书家王铎曾在《夏日游韶山遇雨》诗中写道:“触暑探岑寂,登高望不穷。苍崖喷石乳,翠壑隐珠宫。胜地犹堪

赏,幽怀讵可同。坐来云气变,山色雨蒙蒙。”明代山东左布政使戴珙《韶峰叠翠》诗曰:“翠削芙蓉几万重,雨余佳丽更无穷。影蟠天外横河汉,气压人间等岳嵩。石髓远随丹岫出,钟声只在白云中。春风下界多红紫,不遣岩阿有一丛。”

每次登顶韶山,总想找寻一下过去的痕迹。云雾掩映的小山村,层林尽染的红叶坡,雕梁画栋的云门寺,层峦叠嶂的奇石山,余音缭绕的回响谷,曾经濯过足的山泉河,林中设有尽头的石板路,崖壁上层层叠叠的藤萝枝……往事历历在目,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又都是那么遥远。

站在山顶远眺,仿佛置身诗与远方的交汇点,可以换一种高度去俯瞰这世间万象。山路从平缓到曲折、坎坷、陡峭的过渡,恰似人生旅程阶段的变化。登山中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意志的强度,山顶上能看到的不仅是壮阔的美景,更是被山风和汗水涤荡过的心境。

站在山顶远眺,雄壮伟岸的群山相映,绿荫如盖的山林相连,仿佛诉说着大自然的神奇,难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山外有山吗?此刻顿悟,我们都是过客,而山、石、水、木才是永远的主人。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在这个炎炎夏日里,澧池韶山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身体的凉爽,更带来了心灵的静谧。逃离尘嚣,将灵魂沉浸山川,观山、看水、听风、闻岚、寻真我,或许这就是夏日韶山给予人的感悟吧。

扇底的风

□熊聆邑



日头落尽时,墙根的热气还没散。各家把竹床搬到院里,在地上洒些水,“嗤”的一声,白气冒起来,带着土腥味。竹床晒了一天,摸着发烫,得等水干了,才敢往上坐。

大人们搬出小板凳,围在一块儿说话。李家婶子手里的蒲扇摇得快,风带着她的声音飘过来:“今天的面发得好,蒸出的馒头喧腾腾的。”张大爷吧嗒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我那点菜地,浇了水就不一样,黄瓜都直起腰了。”孩子们不管这些,在竹床之间钻来钻去,裤脚蹭着湿乎乎的地面,留下一串黑印子。

月亮慢慢爬上来,挂在树梢,像块没擦干净的银圆。天暗得透了,星星就多起来,一颗一颗,挤在一块儿,眨得人眼睛酸。奶奶的蒲扇摇得匀,风掀动我的衣角,她说:“你看那星星,看着挤,其实各有各的地方。”我数着最亮的那颗,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几,转头看见隔壁的小虎正举着玻璃片,对着月亮照,说能在墙上映出银圈。

墙角的夜来香开了,味儿钻鼻子,浓得化不开。大人们的话渐渐少了,烟袋锅的火星灭了,蒲扇摇得慢下来。李家婶子打了个哈欠:“该给孩子盖点东西了,后半夜凉。”她从竹床上扯下小被单,往小

虎身上搭,小虎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什么,又睡熟了。

露水下来时,竹床变得凉丝丝的。我躺在奶奶身边,看她的蒲扇在月光里划出淡淡的影。她说:“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扇子,摇得急了,风大,可累;摇得慢了,风匀,倒能摇一整夜。”我摸了摸扇柄,被磨得光滑溜溜的,带着奶奶的体温。

远处传来狗叫,一声接着一声,又突然停了。谁家的收音机还在响,唱着听不懂的戏文,声音飘得很远,被风揉碎了。奶奶的扇风里,裹着夜来香的味,吹得我眼皮沉。她还在说:“你看这夜,黑沉沉的,可总有亮的地方,星星是,月亮是,窗户里的灯也是。”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竹床缝里能看见地面,潮乎乎,映着星星的光。大人们都没说话了,蒲扇还在摇,风里带着他们的呼吸声。小虎的呼噜声细细的,像只小猫。月亮移到了头顶,竹床的影子被拉得很短,贴在地上,像块深色的布。

天快亮时,露水打湿了蒲扇。奶奶把我抱回屋里,竹床在院里孤零零的,上面落了片叶子。我趴在窗台上,月亮已经躲起来了,星星也少了,只有东边的天,慢慢透出点白。奶奶说:“你看,再黑的夜,也有亮的时候;再慢的日子,也往前走着呢。”

印象五里川

□杜鸿征

拜老老鹤河,问道五里川。

豫西重镇五里川处于卢氏西南伏牛山腹地,距县城50公里之遥,三浙高速穿越其境。慕名五里川,则因曹清华宗师的一篇散文。《小米的回忆》选在当时的中学课本。拜读研学,深为曹老与鲁迅先生的真挚友谊而感佩。由曹清华联想到五里川,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进而去五里川拜访曹老故居的愿望越发迫切了。

1989年,我尚在县中学教书。中招考试,上级部门要求我们学校同五里川完全中学对调监考。幸运的是,我被抽调为一名监考人员,将有机会到那魂绕梦牵的五里川!为此,我夜夜辗转反侧,兴奋难寐。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学校一批青年教师乘坐大巴,浩浩荡荡,直奔目的地。

我是第一次去县内的乡镇,满眼都是新鲜,问这问那,充满好奇。五里川翠屏环抱,一条大河傍镇而过,镇上清一色砖瓦房,街道干净整齐,商铺林立,车水马龙,繁华无比,不愧是西南七乡镇辐辏之地,物资交流集散地,西南重镇,中州名镇!

监考任务完成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到河南村拜谒曹老先生故居。但见一所农家小院,上房、厢房、门楼排列有序,错落有致,典型的中式农村别院。门外有一口水井,望之深不可测,舀上一瓢甘冽清冽。瞻仰曹老先生的件件文物,翻阅着一部部译著,墨香殷殷,情意浓浓,崇敬之心荡然于胸。厚重优良的家风熏染,钟灵毓秀的五里山川孕育出名家大师。乡贤曹植甫办私塾,定民约,淳风俗,爱乡爱教,惠泽乡梓。连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都为之敬重,抱病写下

教泽碑文,讴歌曹植甫老先生的卓萃品格。曹清华先生受严父教诲,不畏艰辛,跋山涉水,他乡求学、任教,翻译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铁流》等,勇敢地做着中国式的普罗米修斯,把革命的火炬点燃,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为国奔走呼号奋力抗争的仁人志士前行之路。

问道五里川。这个道,就是以曹植甫先生为代表的五里川乡贤爱国爱家、关心民瘼、教化育民、再淳风俗的家国情怀;就是以曹清华宗师为旗帜的仁人志士,刻苦求学,投身革命,救民于水火的爱国思想。1985年8月落成于卢氏二中(五里川中学)校园内的教泽碑,至今依然如亮如新,光彩照人!新开埠的清华故里陈列馆荟萃了曹清华先生生平事迹资料和大量文物展品,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前来汲取精神营养的莘莘学子。

拜老老鹤河。这水,就是滋养五里川人民,不舍昼夜、浩浩汤汤的汉江支流——老鹤河。老鹤河,顾名思义应是鹤鸟翔栖之所,是五里秀川的母亲河。

夏暑之际,清凌凌的老鹤河,诱惑着我们这帮年轻人。一吃过晚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河边,趁着暮色,下河洗澡、打水仗。河水丰满清澈,金鳞闪闪,水草软软,暗柳依依。我们尽情戏水,嬉戏畅游,竟乐而忘归……

后来,我多次去过、住过五里川,可都没有1989年那次印象深刻,令人留恋。这一方山河,涵养了英俊俊杰,更哺育了生于斯长于此的父老乡亲,厚植了崇教斯文、朴实无华的五里川民风民俗民情。

伏牛明珠,五里秀川,身在其中,幸甚至哉!



题字:邵玉铮

此树开花簌簌黄

□苏旭升

在新华路上,见得最多的树,是国槐。

每天上下班,我总与国槐相见。不管近距离,还是远距离,一抬眼,就看得见它。行道上,南北两边,高大苍老的,修剪后发新枝的……仿佛没有国槐,这条路就不是新华路了。

“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从六月初蝉鸣开始,新华路便一场接一场下起“太阳雪”。细碎金黄的槐米,密匝匝缀满树冠,太阳光一照,不久就变成鹅黄的花朵。风起时,金属般的花儿在阳光下舞蹈,你的衣领,我的肩头,他的发梢不经意间会被它们装扮。因了这“太阳雪”,新华路也成了网红打卡地。

那天早上,踏着晨光上班。一夜的风,让市一中门前的国槐树下铺上厚厚一层金,远远望去,你会怀疑是谁家婆姨忘记回收的金地毯。两个穿着汉服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踩着脚尖走在那层泛着金光的绒毯上,她们一定是怕踩疼了落在地上的花儿。两个爱美的小姑娘,

两颗爱美的青春心灵,在这个清晨,在国槐下被具象化了,她们就是这个早晨的代表。突然想起韩愈的“共睹槐花记昔年”诗句来。若干年后,回想起这个共睹槐花的清晨,两个小姑娘定会珍惜这人生旅途中洒落的几瓣姐妹情深。

槐花轻脆如金屑,簌簌若有声,恍然间带我回到童年。场院前的那株老槐树冠盖如伞,虬枝盘曲,树皮皴裂如爷爷脸上的皱纹。“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一个夏日傍晚,我陪爷爷坐在槐荫里,听他讲述老槐的故事;在那战火纷飞年代,老槐本就脆弱的身躯再遭蹂躏,弹孔布满全身。可以想象的是,老槐用它宽厚的身体为红军战士作掩护,遮了多少颗子弹,挡了多少块弹片,挽救了多少个战士的生命。仰头的那一刻,老槐绽新花,我不禁肃然起敬。看着那层层叠叠的花瓣,无心闲数落花,也无意将时光坐出禅境。这眼前的寸许槐雪,原是时间丈量生命的标尺,每一瓣都记录着老槐曾经过往。

十五岁的那个夏夜,一场暴风雨不期而至。老槐的枝干被无情地撕扯,那风似乎要把它挣脱大地的束缚,带它去遥远的地方。第二天一大早,睡梦中的我,听见爷爷在叹息:“老槐树走了,被大风刮走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往场院外跑。昨晚的那场风让老槐轰然倒下,它

饱经沧桑的干枯躯干让人不忍直视。我匍匐在地,轻轻抚摸着它满是疮痍的身体,久久不愿相信眼前的现实。

又一个黄昏,我独自站在场院前,静静地凝望,沉思。曾经的老槐早已不见,懵懂的少年也已两鬓斑白。回想“满地槐花满树蝉”的少年时代,脚踩层层叠叠的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芬芳。枝头,蝉鸣声此起彼伏,交织成趣,蝉噪花落俱成梵音。几十年后,令我惊奇的是,这般禅意境界,竟然能够恰如其分地闪现在脑海。

“此树开花簌簌黄,秋蝉鸣破雨余凉。”一场雨来,新华路的槐树上,被雨水滋润的槐花纷纷扬扬地绽放,金黄一片,美得让人心醉。雨后的空气中带着丝丝凉意,蝉儿们以最悲壮的嘶鸣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呐喊,喊声穿透世间,惊醒黄花簌簌落下,惊醒了我涌动的思绪。

身旁,急着赶单的外卖小哥,电动车风驰电掣,一路碎金槐香,他是顾不得关注的。他需要用车轮追逐生活,用时间换取未来。

“花叶相催何日已,尘埃不断几时闲。”国槐花儿与叶子你追我赶,竞相生长,这样的更迭何时是个尽头呢?而在这尘世间忙碌纷扰的人们,又有几个能真正静下心来,享受那份难得的闲暇时光?

那天回村,距离老槐不远的地方,我竟然发现一棵新生的槐,已勃勃然了。

